

西藏民间艺术丛书

བོད་མིའི་དཔལ་འབྱོར་གྱི་རྩྭ་ཆེན་པོ།

Tibetan Folk Art Series

玛尼石刻

མཆོག་ལག་ཅེས་

Stone Carvings



重庆出版社

K879.32-64/1

西藏民间艺术丛书

བོད་ཕྱོངས་དམངས་ཁྱོད་སྒྱུ་རྩལ་བྱེད་ཆོགས།

Tibetan Folk Art Series

玛尼石刻

ཇོ་ཤེས་ལག་རྩལ།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63968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hina

P3453/10

新平书局
PD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玛尼石刻 / 韩书力主编.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1. 8
(西藏民间艺术丛书 / 张鹰, 李书敏主编)
ISBN 7-5366-5370-0

I. 玛… II. 韩… III. 宗教石刻 - 西藏 - 图录
IV. K877.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39193号

西藏民间艺术丛书

玛尼石刻

XIZANG MINJIAN YISHU CONGSHU
MANI SHIKE

主 编: 韩书力
责任编辑: 邓士伏
装帧设计: 邓士伏
图片摄影: 韩书力 张 鹰 姜振庆 巴玛扎西
边 巴 余友心 计美赤列 邓士伏
刘庆丰 王庆伦

出版发行: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

制版印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深圳八卦岭615栋7-8层)

开 本: 889×1194mm 1/16
印 张: 10
版 次: 200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8月第1次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7-5366-5370-0/J·871
定 价: 100.00元
邮 购: 重庆出版社发行部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如发现印装差错, 可向承印厂调换



နှစ်ယှက်ပွေလိမ္မော်ပေါ်၊
စစ်ယှက်ပွေလိမ္မော်ပေါ်၊
ပွေလိမ္မော်ပွေလိမ္မော်၊
ပွေလိမ္မော်ပွေလိမ္မော်၊

နှစ်ယှက်ပွေလိမ္မော်ပေါ်၊
စစ်ယှက်ပွေလိမ္မော်ပေါ်၊

စစ်ယှက်ပွေလိမ္မော်ပေါ်၊
နှစ်ယှက်ပွေလိမ္မော်ပေါ်၊

《西藏民间艺术丛书》编委会

总 顾 问：丹 增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
西藏自治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艺术顾问：强巴平措 中国文联委员 西藏文联主席
韩书力 中国美协常务理事 西藏美协主席

主 编：张 鹰 李书敏

副 主 编：邓士伏

编 委：阿旺克村 廖东凡 余友心 边 多
周永健 欧治渝 陈 慧

[题词译文]

高天厚土 浑金璞玉
打开山门 走向世界

丹 增

1998年11月3日

如果说世界上没有不爱美的民族的话，那么我以为藏民族应算是最懂美又最会美的民族之一。

亿万年前，天公之伟力在地球这片高耸的大地上塑造出近乎平行的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和羌塘草原那寥远苍茫的自然景观。这片被称为地球第三极地的世界屋脊最显著的生态特征便是高寒缺氧与关山阻隔。然而，千百年来向以骁勇、智慧、隐忍、善良著称的藏民族（也包括生活在西藏的其他兄弟民族）不仅极好地顺应了艰苦的生存环境，并且能世代连绵，不屈不挠地在这片无垠的生命禁区里创造与传承着独属于雪域高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令世人钦羡与瞩目。

毫无疑问，藏民族正是得益于险恶的生存环境，才锤炼与锻造了自己强健的体魄与坚忍的性格，同时又激发培养出人们那超乎寻常的宗教感与想象力。人们在获取了物质上的温饱之后，自然而然地生出改善与提升其生活品质的念头。对于藏民族来说，羊皮袍是必需的，是形而下的；而袍上缝缀出的五色护边，后背部位勾挑出的吉祥图案连同胸前的松石佩饰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是形而上的，是信仰与理想的体现与物化。而一件未经加工装饰的羊皮袍，藏族人是难以接受的，就如同他们不能接受酥油茶里没有盐，劳作时没有歌一样。又如我们在西藏的农村与牧场会常常见到脸颊上对称贴满白胶布和涂抹着厚厚的牛羊鲜血的妇女，其本意是美化容颜。而追根溯源遥想当初恐怕仅仅是为了吓跑与驱赶魔鬼。斗转星移，这种观念的潜移默化是否可以归解为藏民族的生活文化、习惯文化或是经验文化的动态表现。

在西藏城乡各地稍作细心观察，便会发现称得上民间艺术的作品车载斗量，称得上艺术家的工匠比比皆是。由于信仰与民俗使然，自古以来，西藏的社会分工较内地要粗疏许多，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回到家里可能是飞针走线的好手，忙碌的家庭主妇同时会是厨房糌粑画和院墙牛粪饼的创作者。即使是技艺要求甚高的雕刻与绘画艺人也是农忙务农，农闲从艺的自如地变换着角色。

经年累月地浸淫于现实生活这个艺术源泉中的民间艺术家，在放牧、耕作、纺织、建筑、礼佛、庆典、宴乐乃至饮食起居等浩繁丰饶的生活内容中，会很容易地得到创作的主题与灵感，伴随着饱满的激情，就地取材，甚至随形就势地进入创作。一件件美的奇思与佳构便会从那一双双粗糙的手掌间层出不穷。

尚需提及的是西藏民间艺术家在创作的功利性上有时又是相当模糊的，他们绝少刻意与执拗，而更多地表现出随遇而安的从容气度。所以，一幅尺寸不

大的唐卡，他们可以连续画三四年，还未肯杀青。另一方面，西藏社会对民间艺术家仍是轻视的，至少是平视的，好比农民见到牧民一样的普通与随便，这又直接导致了許多身怀绝技的艺匠人亡艺绝的凄楚与无奈。

由于大封闭与小间隔的人文与自然环境所围，西藏民间艺术往往还显露出其超稳定的保守性与料想不及的突变性。在西藏高原上，神话与传说像空气一样存在于每个人的耳畔心际，又仰赖着每个人对它的丰富与传扬。所以在西藏的民间，古往今来存在着一个个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一幅幅永远也画不尽的长卷，一座座永远也封不了顶的浮图。

西藏的民间艺术和世界上许多民族的艺术一样，有时在“本质上是附属性的，有时则是独立性的，它本身原是一种人为的产物，目的也并非全为满足生活直接之需，而更多的为唤起一种气氛与情绪”（刘奇伟语）。换句话说是一种娱神与娱己的行为。而这种情绪，这种行为，在立场上是处于平民化的，在心态上是趋吉避邪的，是芸芸众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感受得到的。故此，也就成为藏民族生命内容和生活方式不可剥离的一部分。

多年来，通过学习与思索，我曾试图将西藏民间艺术的美学特征理解为封闭与变异，单纯与丰富，现实与幻想的交汇和谐。在细细拜读了皇皇八大卷的《西藏民间艺术丛书》稿之后，似乎更强化了如上的认识。

西藏民主改革40年来，西藏各民族文艺工作者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长期深入生活，贴近人民，在草原牧场，在田野边寨，在寺院村镇，在圣山神湖之间的各个角落，到处都留下了他们踏访采风的足迹与汗水。文艺家们彼时彼境记录的、描绘的、拍摄的数不胜数的珍贵民间艺术掌故与图像，尘封多年后，现在分门别类地编辑成集，寓观赏、研究、收藏三性于一身，其在文化建设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另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民间艺术很难逃脱的“人琴俱息”的遗憾，应该说的是一项很大的功德。

《西藏民间艺术丛书》各分卷的主编，都是在国内外学术界、艺术界具有建树享有声誉的专家学者，称得上是一时之选，他们以各自的观察视野和研究方式，结合第一手的考察成果，潜心著述，从而有可能在较深较宽的层面上，为我们展现出藏民族观念与意识的真善美的炫日彩练。

1999年2月于拉萨水流西舍

Introduction to *Tibetan Folk Art Series*

China is a unified country with many ethnic groups and variou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Living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the Tibetan people have created their own history and brilliant culture. The Tibetan culture has a prominent place in the civilization of mankind. Tibetan folk arts are colourful and have their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They have greatly enriched the treasure hous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and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al riches of manki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Tibetan national mentality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ind full expression in Tibetan folk arts. One can feel the beating of the pulse and the powerful breathing of the Tibetan people in their folk arts.

Tibetan Plateau, known as Roof of the World, with its tough environment of high altitude, cold weather and lack of oxygen, tempered the Tibetan people and endowed them a strong physical constitution and great vitality and ability to survive. The special religious atmosphere has aroused them extraordinary spiritual strength and artistic creative power.

In Tibet, anybody, whether a lama or a herdsman, a robust man or an old woman, can be an outstanding artist. All the wonderful works of art in this *Series* have been created by coarse and callous hands and simple and unsophisticated hearts. This kind of artistic creation, for entertaining both gods and the artists themselves,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piritual world and a way of life of the Tibetan people. Tibetan folk arts are mysterious and breath-taking, remote and appealing. The prim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unique artistic expressions have made it an art with very high anthropological value and an art with a strong appeal to artists and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history.

Authors of this *Series* are all well-accomplished experts on Tibetan studies. Some of them have been living in Tibet for a long time, and others are Tibetans themselves. These authors have left their footprints all over the frontier villages and pastures on the highland, and have shed their sweat on the sacred mountains and lakes. The results of their research work have shown us what is truly beautiful underlying deep in the thought and mind of the Tibetan people.

西藏，这是一片被喜马拉雅、喀喇昆仑、唐古拉和横断山脉牢牢封闭的浩莽神奇的土地。很久很久以前，藏族先民便生存并融合在这片高天厚土之间，默默不懈地创造着自己的文明。

佛教传来之前，雪域西藏盛行着原始拜物教——本教。那时的人们对于变幻莫测的大自然是敬畏、崇拜、迷惘和依恋。大至山川、小到木石都可成为人类的保护与破坏之神的寄寓之所，所以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世代顶礼的对象。然而也正是这种圣山神湖的宏大而神秘的自然气象培养了藏民族勇敢豪放、隐忍达观的性格，并使其具有一种与生俱来般的强大生命意识与宗教情感。

大约在四千万年前，欧亚板块撞击的造山运动之伟力，把原本是一片汪洋的特底斯古海奇妙地变幻成地球的屋脊极地，百态千姿的阔岩与石砾应是天公对这片超尘拔俗的地球高地最慷慨最丰盈的馈赠了。藏族先民，绝处逢生，靠山吃山，他们磨石斧以狩猎，凿石锅烹食以果腹，垒石屋以避寒，佩石坠以驱邪，维系着长久不衰的巨石崇拜与灵石崇拜的信仰情结。散见于西藏各地的摩崖石刻与玛尼石堆，便是这一古老信仰习俗流变的具体体现。

西藏摩崖石刻大都形成于公元 10 世纪前后，这得益于当时藏传佛教各派系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知与接受和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13 世纪以后，摩崖石刻之风日见衰微，而玛尼石刻则几乎不曾间断地延续着发展着，成为西藏高原古往今来流布最广，风格品相众多，表现内容与材质手法极为丰富的藏族民间雕刻艺术。

凡到过西藏或相邻藏区的朋友，一定会在当地的山口、关隘、江畔、村落、牧场、城镇、圣迹乃至天葬场附近，看到一座座以石块垒置成的素朴祭坛——玛尼堆，藏族同胞也称之为曼札或石供。一般讲石供最直接的意义有两个，一是祈福与禳解；二是供人们转经礼拜，以随时匡正自己的思想行为。尤其是远离城镇和寺院的乡野村寨，玛尼堆更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所在。所以，在地广人稀的西藏高原，无处不有的玛尼堆自然而然地起着经堂与道场的功能。随着玛尼堆的扩展与普及，玛尼石刻艺术便应运而生了。遗憾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海内外藏学家们的视野很少囊括进它。出于兴趣，更出于某种责任感，西藏美术家协会组织专门人力物力，自 1981 年起，以近二十年时间，先后在西藏及其邻近藏区的 79 个县，几千个乡村牧场考察玛尼石刻艺术。1984 年，余友心、巴玛扎西等人曾将初步考察成果发表于《美术丛刊》第 31 期上，并且首次提出了“玛尼石刻艺术”的文化概念，引起了读者的关注。这应算作对

玛尼石刻艺术认识与研究的发轫。

受宗教意念的启迪与驱使而产生灵感，全身心地投入，几近无条件地为传达再现佛陀“身、语、意”的宗教使命而创作，是藏传佛教艺术的主要特征，也是西藏艺术家安身立命之本。在文化范畴上纯属民间艺术的玛尼石刻艺人，多在一年春、夏、秋三季是农民或牧人，冬闲时则操刀镌刻。在社会上他们并没有雕刻家之类的美称，他们意识里大概也从未有过往文人堆里靠的念头。人们一般都是直呼“朵多”（刻石匠人）扎西、朵多占堆。

朵多们的技艺一般是师徒相授，父带子传，并且只限于男性。一块或一批玛尼石不管倾注多少心力与时日，技艺水平如何高超，朵多们极少标具个人名字乃至雕刻年辰。他们认为佛像与经咒是圣洁与高不可攀的，寻常百姓的丁点儿痕迹都不应混迹于其间。对于众多朵多们来说，创作的终极目标除了赚钱谋生外只能是精神信仰上的满足，一生刻了多少尊佛菩萨诸神像，刻了多少字多少段经文，有若一个信徒一生转了多少圈圣山神湖或布达拉宫一样，是关乎来世与今生善业功德的大事。

早期的玛尼石多是刻画佛教箴言咒语，后来朵多艺人们显然是受到外来佛教典籍插图的启发，为便于对绝大多数文盲信众教化启蒙，遂出现了图文结合乃至通体图像的玛尼石刻，并且图像的内容也渐渐越出了佛、菩萨范围。

纵观浩若烟海的西藏玛尼石刻，依其宗教意义大致可分为六类：

1. 佛菩萨与高僧大德造像；2. 本尊护法神祇；3. 忏悔与发愿；4. 符咒警句；5. 整章或段落经书；6. 供敬品。

依艺术风格流派，又可概括为四种：

1. 藏东地区（含金沙江两岸）的线面剔刻图像和阳刻通体经咒；2. 前后藏地区（含拉萨、日喀则、山南地区所辖四十余县）的线、面、染三结合的浅浮雕；3. 阿里地区的“胡味”雕刻；4. 藏北羌塘大刀阔斧的石刻及石画。

自公元六七世纪以来，前后藏地区一直是西藏政治、宗教、经济生活的中心，各类人才相对集中，传统文化有很大的优势，因此一直是雕刻绘画藏传佛教各式各样标准像的摇篮。出自于这些地区朵多艺匠之手的佛陀、菩萨乃至大成就者们的石刻造像，大都呈现出方正平和、刚柔相济的品相，令观者油然而生景仰与亲近的情绪。而在刻画高僧大德时，艺匠们又能删繁就简地抓住其最为信徒所乐道所认同的法力与个性特征，加之以夸张概括的表现手法，使人一见便知这位是大师米拉日巴，那位是译师马尔巴。在后藏年楚河谷的山乡，我

们注意到有许多弟子、同乡缅怀追念恩师的玛尼石造像。这些学识渊博乐善好施的喇嘛，生前名不出乡里，身后美德却为当地人世代传扬，镌石铭记。

前后藏玛尼石刻的另一特征，便是它的形制、内容、风格的保守性与突变性的共存现象。保守性指某种风格样式的连贯与延承多年如一，而所谓突变性则是指随各路朝佛队伍来拉萨、日喀则进香还愿的各地区各教派的朵多们留下的作品，这些作品因其内容与刻法迥异而甚为夺目，它记载着朵多们的行程，也丰富着上述文化重镇玛尼石刻的阵容。

经过多年的考察比较，笔者以为藏东地区玛尼石刻的历史遗存在数量与品相上都可称西藏之最，如丁青、昌都、类乌齐县境内数处著名的玛尼拉康。方圆几百米的玛尼堆层层叠叠供奉着数不胜数的形制石材各异，布局刻法不同，图像文字相映成趣的几百年间的玛尼石，屹立于蓝天白雪间，好不壮观。据了解，需镌刻上千块石板的《卓玛经》亦在其中，成为令人赞叹仰止的镇康之宝。

我们知道，藏东北地区为西藏本教与藏传佛教相融相蓄的地带。至今仍有不少村落与农牧家庭，一部分人信仰本教，一部分人信仰佛教，同一座玛尼拉康，你供奉你的主尊，我供养我的菩提。一早一晚，你右向绕圈，我左向转经，真正的共处与相安。

谈到藏东玛尼石刻，便不能不谈“四大种神”、“百类欢怒贤”。这类作品是藏东雕刻艺人乐此不疲的表现主题，是他们的杀手锏，也是他们对佛教艺术新的审美意象的宝贵贡献。欣赏这类作品时，我们不能不惊叹朵多们在把握人性与魔性、外貌与内心、情致与意境的协调方面的天才本领，细细想来这种不可思议的本领大概只能是来自于一个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又经常受到超自然伟力的保护与惩戒的民族的独特思维模式与审美趋向。正所谓“人们怎么生活，也就怎么思想”，也就会怎么表达。

1994年冬，我们在藏东北丁青县的一座本教玛尼堆上发现一块新刻的玛尼卵石，40厘米高，通体半部刻满了口形圆圈，足有几百个，下半部则镌刻满一个相同的藏文“”字（汉译为嘴）。这样的玛尼石大家恐怕都是初次见到，难解其意。后经多方请教方知，原来供主在本村先富起来，它的本意是请众乡亲不要妒忌，不要说东道西。很显然供奉主人家这种惧怕千夫所指的禁忌心理，既有“自保”也有“攻击”的成分。这块石刻本身为我们提供的思索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古老的本教禳解观念进入20世纪的一种折射和流变。

前面提到的忏悔与发愿类玛尼石，一般是文字为主，图像为辅。这类作品

产生的背景原由往往是人们在耕作或游戏时不慎踩死一只虫蛙之类，虽属无意，但毕竟导致了杀生这一佛教大戒（看来西藏僧人夏季有那么长时间的夏安居，是不无道理的），所以就须请朵多择吉日良辰，虔心祷颂后刻一块有青蛙草蛇之类形象的玛尼石，石正面基本上是一句或连续不断的六字真言，石背面往往刻一行“为打死蛇赎罪，向成事佛致敬”的款识。这种石刻创作本身是发端于藏胞内心深沉而复杂的宗教感的。所以，我们在赏析这类作品时，绝无欣赏把玩汉地泥玩具时的愉悦与轻松。

另外，所谓发愿类玛尼石在许多地区都常见，如刻小狗小羊与一片咒文组合的石刻，通常会属狗属羊的人的行为曾经有违佛之教义，甚而做了违法勾当，旁人不知，但天知地知佛知，故寝食难安，所以往往到较远的地方请朵多师傅镌刻一至数块有个人标记（尽管是含蓄的）的玛尼石去供奉。以示向佛发誓：金盆洗手，下不违例。更有烟鬼酒徒们拟戒除嗜好，也往往如法炮制，以表示自己决心之大，之郑重。

产生并传承于乡野村夫手中的玛尼石刻，虽然很难跻身于金铜佛像、壁画、唐卡占领的堂奥，但却丝毫不影响朵多们扬长避短地向西藏姊妹艺术学习借鉴的热情。由于刻制玛尼石是艺人创作的纯个体行为，更由于在偌大的地球上根本找不到两块完全相同的石头，所以历代西藏艺术家们奉为圭臬的《造像度量经》的金科玉律，在这里几乎等于零。每位求刻主的特殊内容与不同要求，每块石料的随形就势，均要求朵多艺匠们必须具有很强的变通与创新能力，以及敢于求新求变自由发挥的胆识。故而，同样的宗教内容题材，我们却能在玛尼石刻上领略到寺院殿宇艺术里所少有的富于个性的表现与张力和纯厚朴茂的民情风俗的气息。

所谓阿里地区玛尼石刻的“胡味”是南亚与西亚风格的代称。阿里高原一向被称为西藏的西藏，在文化发展史上，它有着辉煌的古象雄文化圈时期，有着为世人瞩目的古格王朝诸多遗址，有着号称地质奇观的辽阔土林，有着令人神驰意往的自然高度与文化高度。札达、日土、普兰一带的玛尼石刻，具有悠久的历史沉淀和明显的数种文化边缘互染的情状，很是有趣。如许多石刻佛、菩萨的造型融有印度马拉王朝艺术风格的痕迹，造型上多取蜂腰长身，极妍尽态，富于生命律动之状。这片方圆三十万平方公里的高原上，六七万藏胞尚在为物质上的温饱而拼搏，先人们留下的那些玛尼堆，既难有新的建设，也有毁坏之虞，所以也就愈发显得珍贵。由于地远天偏与关山阻隔，这些为数有限的藏西

石刻既躲过了当代秦火，又躲过了塔利班头目们的狂轰滥炸。（行笔至此，巴米扬两尊立佛的最终命运仍不可测，热爱文化的人们无不忧心忡忡。）

玛尼堆在藏北地区稀疏少见，要么就是一堆尚未刻画过的卵石放在一处，似乎更像是路标，要么就是大刀阔斧的速写式的玛尼石，有如羌塘牧人那般粗犷率意，地域特征极为明显。

至于藏西北双湖地区的加林山石画，当年媒体上曾热过一阵，笔者一行也未能免俗，于1987年夏专程去考察拍照，如今尘埃落定，平心而论所谓加林山石画，恐怕只有两三块是属于历史（恐怕也不会是史前）遗迹。而多数石画显然就是现当代牧人们打发长日无聊随意为之罢了，他们以石凿石、刻石、画石，表现的或日或月或羊或牛，总之不外乎游牧生活的形象符号而已。这里无意褒贬，只是觉得应该划清与玛尼石刻的界限。

由于藏族同胞信仰与习俗使然，我们在西藏许多地方常常会遇到另外一种无奈的惊愕，即佛教信徒们视自身经济条件允许，每年要为供奉的石刻佛、菩萨造像更换新装。所谓更换，过去是在造像上涂绘本地产的矿物颜料，经风吹雨淋后，观瞻上无伤大雅，而改革开放的今天则“进步”到油漆加清漆的层层涂抹，真可谓红光亮加身，把一尊好端端的石刻搞得面目全非，令人啼笑皆非，正应了“越有钱越破坏文物”这句话。说到习俗，我想到别林斯基一句可怕的论断，他说“习俗是一种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除环境和文化进步之外不屈服于任何权力的东西”。看来，惊愕还要继续下去，因为它既不是书生们痛心疾首的说教，也不是权力人士发动运动或准运动所能解决得了的。只有让我们期待着环境与文化的进步再快一点了。

前面我们谈到了西藏玛尼石刻的四大类别，这里笔者以为尚有一个类别应向读者朋友作三言两语的交待，那就是“舍本求末”类。顾名思义，这类玛尼石刻舍金石健廓之神，求绘画缜缛之形，力图以刀追笔以体追墨，其结果自然是吃力不讨好，这类作品无疑是玛尼石刻中的败笔，尽管它在总量上的比例不多，本书还是收录一二，目的在于方便读者鉴别。

近二十年来，随着西藏旅游业的兴起，一些头脑灵活的朵多艺人（包括男女艺徒）索性搬至一些城镇景点摆起摊位，现炒现卖。信仰赚钱两不误，来世今世一手抓。这种石刻的品相质量当然很难恭维，因为其功能与创作动机都发生了倾斜。乐观一点评论，也算是古老的玛尼石刻艺术迈进所谓商品信息时代后的一种盲目适应状态吧。

本书登载的玛尼石刻与摩崖石刻图片，是笔者及师友们十多年来在西藏各地所摄，自认为在地域与时代的不同风格上都有一定的代表性。然相对于浩如烟海举不胜举的玛尼石堆，也仅仅是挂一漏万的区区几例，加之笔者辞不达意的这篇拙文，惟一的目的是希望能为对藏传佛教艺术有兴趣的人们提供一点原汁原味的赏析资料，使那些不能亲临世界屋脊的朋友们获得某种满足与认知。

至于其中谬误或不当之处，还望得到高明指教。

2000 年中秋初稿

2001 年春分再改于拉萨水流西舍

目 录

总 序

韩书力

丛书英文简介

邓士伏文 夏洪进译

西藏玛尼石刻艺术

韩书力

图 版



- 灵石崇拜 1— 19
Worship to Rock Carvings



- 佛与菩萨 20— 62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 护法神及高僧大德 63—121
Protector Gods and High Lamas



- 灵兽与经咒 122—145
Mantas on Rocks



羌塘玛尼石刻群 那曲